

无产者安娜

奥勃拉赫特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从

书馆

—

〔捷克〕 奥勃拉赫特著

无产者安娜

倪 亮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Иван Ольбрахт
АННА ПРОЛЕТАРКА

本书根据 И. Ольбрахт, Иабранов Сочинение,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6 年版俄译本转译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无产者安娜
〔捷克〕伊凡·奥勃拉赫特 著
倪亮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 插页 6 字数 198,000

1982 年 4 月第 1 版 198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4,500 册

（据原上海文艺版修订、重排）

书号：10188·281 定价：1.05 元



作 者 像

装帧设计 陶雪华

目 次

代序	•••••	3
年轻的绅士	•••••	5
沉重的日子	•••••	39
武器,我们需要武器!	•••••	79
“黑手”	•••••	118
在叶赛尼奥伐街的日子里	•••••	147
向陀尔·凯烈凯施的故事	•••••	162
叛徒	•••••	188
你好,年轻的无产者!	•••••	228
十二月	•••••	240
后记	•••••	279

无产者安娜

(描写一九二〇年的长篇小说)



代 序

《无产者安娜》这部长篇小说所描绘的是捷克在革命的一九二〇年所发生的情况。现在，过了二十五年之后，当我重新读它，并在修辞上（只是在修辞上）作若干修改的时候，我仿佛感到自己就是这部小说中的次要人物——老织布工奥乌葛腊勃卡，他也曾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回忆五十年以前的世界和工人运动。跟他一样，我看到：从一九二〇年以来所发生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内所经过的历程是多么惊人，——一切都在前进、前进！

在那些年代里，我们还在与大地主、国家民主党的银行家和工业巨头，与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内的右翼分子作斗争——简言之，与奥地利的遗物——资产阶级民主制作斗争。当半封建的奥地利由于自身的腐朽，加上外部的冲击而灭亡以后，在它内部孕育成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就按照一切历史和人类的规律，充当了它的继承者。但是，在祖辈死亡的时候，下一代的继承者，革命的无产阶级，已经在世界上出现，正在逐渐地成长起来，并且迟早要争取自己的权利。一九二〇年，团结一致的先鋒队就发出了它那强有力的呼声。革命的捷克工人们仿效了自己的俄罗斯同志们的榜样，与过去的党^①划清了界线，并与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情况在历史变革的进程中是常常会发生的），最后，建立了新的战斗的党，摆脱了过去政治上的妥协

性。

我的书所要叙述的就是上述的一切。以革命的一九二〇年为主题的还有一本小说——著名的诗人伊奥捷夫·高拉^②所写的《社会主义的希望》。这两本书遭受到相同的命运：在旧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它们都不曾重版过；我的出版者将没有销售出去的《无产者安娜》通过旧书商减价卖掉。高拉的小说，就题材来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所写的都是关于布拉格和党内的情况；外国的读者几乎不能了解。《无产者安娜》有俄、乌克兰、日、德等文字的译本。希特勒上台以后，它和其他共产主义的书籍一起，被放在火堆上焚毁。

现在，当我体验到老织布工奥乌葛腊勃卡的心情、忆起了伊奥捷夫·高拉和当时的进步作家的时候，就暗自思忖：我们那时候已经想得多么准确啊！此刻，我想到这本书的主人公，头发金黄色的女仆安娜和柯耳卡工厂的翻砂工人东尼克，他们一定还活着，因为当时他们很年轻。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正赤手空拳地并肩与武装警察作斗争。“前进，前进，东尼克和安娜！”就是在现在，我仍然用同样的话向他们呼唤：“前进，前进，东尼克和安娜！”那时候，是希望他们在争取美好生活的斗争中前进，而现在，则是希望他们在生活的建设中前进。

伊凡·奥勃拉赫特

一九四六年五月于布拉格

① “过去的党”，此处指的是捷克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滚到了改良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泥坑里。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捷克社会民主党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集团在资产阶级与日益高涨的群众革命运动的斗争中，成了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俄译者

② 伊奥捷夫·高拉(1891—1945)，著名的捷克诗人，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艺术家。高拉的长篇小说《社会主义的希望》在一九二二年出版。——俄译者

年轻的绅士

就在第一天晚上，女主人走到厨房来找安娜。这一天早晨，安娜才从彼格尔齐莫夫附近自己的村子上布拉格来，手里捧着一只放置随身杂物的硬纸盒走出马萨里克车站。她象一头迷路的小狗似的惴惴不安地在热闹的道路上徘徊着，一边向路人打听怎样上伐兹拉夫广场三十三号那座房子去。

当女主人晚上走进厨房的时候，安娜在鲁别施的公馆里已经呆了五个钟头了，她熟悉了屋子里的七个房间和两个出入的门户，并且学会了点燃煤气、冲抽水马桶和用链条把大门锁上。

女主人手里拿着一束剪报。这位肥胖、威严、五十岁的太太停留在金黄色头发的女仆身旁，说道：

“你，安娜，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姑娘，你不知道京城是个什么样儿。我根本就不雇用布拉格姑娘，因为她们个个都不走正道。在布拉格，你会处处碰到危险可怕的事情，所以我要象做母亲那样预先警告你。我讲的话你也许不会相信，那么，就读一下这个吧！”于是， she 就把剪报放在桌上，“仔仔细细地看一看吧！小姐马上就会来指点你怎样铺床，随后你把食具洗干净就可以去睡了。今天你不要拉上门上的链条，老爷在开会，回来很迟。好吧，上寝室去吧！”

达德拉小姐，十七岁的美丽的黑发姑娘，教会了安娜铺床。

“瞧，姑娘！这个放在这儿……这个呢，这样搞……枕头就

摆在这儿！把睡衣齐腰翻过面，放在被子上，这样就可以很快穿上身。瞧，就是这样子。每天晚上你要替妈放一杯水在床边的小台子上……喏，就是这个。等一下，现在别倒水，到快睡的时候再倒。要是你早上看见杯子里有象牙齿那样的东西，可别害怕啊，——这真的是牙齿。这里，在布拉格，比这还稀奇的东西多着呢！”

随后，她们就走到小姐的闺房里去。这里什么都是玫瑰色的——墙壁是玫瑰色的，家具是玫瑰色的，甚至那坐在角落里的玫瑰色小圈椅里的、褐色天鹅绒做的大熊儿的脖子上，也系着玫瑰色的带子。房间里发出浓郁的香水味。

“屋子里什么东西都是妈管的，但是这里是我的小天地，这儿是由我支配的；这就难搞多啦！嗯，仔细瞧瞧吧！瞧，得这样抖被子。睡衣放在这儿，头巾放在旁边，床边小台子上总得放着镜子和修指甲的用具……喏，就是这玩意儿。这是梳妆台，这儿是脸盆，懂得吗？好好儿记住香水瓶子、盒子和花瓶是怎样放的，明天再细心瞧瞧，今天你还有些摸不着头脑。要是你在收拾的时候把它们放错了位置，我会不高兴的！好啦，现在去吧，上帝保佑你……你叫安娜，是吧？”

“是的，小姐。”

“妈已经把这些讲基斯和朗得鲁的有趣的剪报给你了吧？”

安娜不了解这个问题，同时，瞧小姐的那副神气，使人摸不清她到底是在认真讲话还是在开玩笑。安娜发窘了。

“嗯，当然是给了的，”达德拉接着说，“它们放在那边厨房桌子上。我们这里每一个女仆都拿到这些剪报的。把它们看一遍——这真是绝好的读物，每个女仆看了以后，至少在两个星期之内，她们的行为会规规矩矩的。要是你看了报纸觉得胃痛的

话，那么早晨上我这儿来，我请你吃巧克力糖。”

在小姐那双乌溜溜的眼睛里，闪现着愉快的光芒。显然，这个新来的女仆，这个有着金黄色发辫、吃惊的目光、穿着袖子卷起的廉价衣服的乡下姑娘的那副窘样儿使她看了很开心。

达德拉小姐愉快而可爱地笑起来了，那样儿差不多就跟安娜自己和学校里的女同学们的笑容一样。

“要不要？”她用了安娜在乡下二年制学校里的女友的声调问安娜。

达德拉拉出床边小台子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方块巧克力糖，拗下一块递给安娜。

“喏，拿去，好好过日子！”

“谢谢您！”安娜慌慌张张地大声说道。

“现在你可以走了，”达德拉最后说。

这时候，在安娜面前的已经不是学校里的女友，而是惯于支使仆人的小姐了。

当安娜在厨房里洗食具、把它们放在搁板上的时候，鲁别施建筑师太太又到厨房里来张望了三次。随后，安娜就上浴室旁的耳房里去睡了。这是一个极小的房间，三步见深，三步见阔，但是粉刷得很白，并且天花板下面还有电灯。狭小的、有铁栏杆拦着的窗子向楼梯开着。假如安娜不曾为她的所见所闻弄得茫然失措的话，她甚至会喜欢这个地方的。

但是这一天的经历还不曾全部结束。

安娜坐在床上，遵照太太的吩咐，开始看起剪报来。这些都是讲女仆们被盗窃、欺骗、杀害的十分恐怖的血腥故事，看了使人不寒而栗。譬如，在巴黎，住着一个名叫朗得鲁的貌似美男子的恶魔，他诱骗女孩子到自己的别墅里，杀死她们，然后把她们

的身体切成小块，放在火炉里烧毁。安娜想象着这些赤裸裸的身子和血潭，潭里的血水一直流到门口；旁边站着眼睛里满布血丝的朗得鲁，在那儿恶狠狠地冷笑着，磨着刀……刀子在干燥的磨刀石上霍霍地响着，弄得安娜浑身打战。

安娜好象看到了火炉和火炉旁那个可怕的凶手。他全身照耀着火焰的红光，卷起袖子，把人的脚、手和头胡乱塞进炉子里……头发着了火，面颊烧焦了，骷髅对着她们所爱的人龇牙咧嘴……

在匈牙利的小镇青考特，住着一个名叫基斯的白铁匠。他用“文雅”的举止和谄媚奉承的手段骗取女人们的欢心。但是哪一个女的要是中了他的魔道，跨进了他家的门槛，她便要遭殃了；那个时候，白铁匠就变成了屠夫，他好似在屠宰场中对付绵羊似的抓住了那个姑娘，把她的喉管割断！他把受害者的尸体放在铁桶里，然后把这些桶子焊好，藏在地窖里，于是这个地窖就变成了没有十字架的可怖的墓地。

在布拉格也有着本地的朗得鲁和基斯，他们在伐兹拉夫广场和马萨里克车站窥伺着年轻的女郎，含着殷勤的笑容走到她们跟前，发誓说他爱她，并且答应娶她——但是所有这些手段都是为了要杀害、抢劫这个不幸的人儿，或者，至少是把这些轻信的受害者的积蓄骗夺一空，弄得她们终身陷于不幸。

安娜坐在床上，专心地阅读着从《人民政治报》^①上剪下的片断，在她那浅蓝色眼睛里所含的恐怖并不亚于被白铁匠基斯杀害的情人。电灯在高高的天花板上发着亮光，在它的照耀下，

① 《人民政治报》(«Народни политики»), 反映捷克资产阶级最反动的集团的利益的报纸，它支持国家民主党的政策。——俄译者

这个粉刷得洁白的狭窄的耳房，就象那被可怕的凶手朗得鲁所杀害的尸体一样的冰冷和死气沉沉。

安娜突然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恐惧。还在早晨，当她带着沉重的心情走下火车、腋下挟着硬纸盒在热闹的街上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种恐惧的心情。但是此刻，她特别尖锐地感到了这一点。她怀念着自己的家，怀念着屋顶上有着漏洞的、用旧板箱以及保险公司和咖啡代用品工厂的广告牌补缀的温暖的屋子；她怀念着悦人的田间小路，那里她放牧过母亲的羊和邻人的牛；她怀念着故乡的白杨和有趣的篝火，在那些篝火旁边，她常常跟牧童们坐在一起，拿麻袋布遮盖着头。她开始可怜起她的母亲，她那酗酒的父亲和她的五个姊妹来了……

安娜一边解开鞋带，一边哭着脱衣服，泪水湿透了她的蓝底子印花布做的乡下衣服。她爬上床，把被子拉到头上，长久地叹息着。她感到异常的恐怖和忧郁，直到早晨都不曾睡着。

“喂，安娜，你把这些剪报都看过了吧？”早晨，女主人问道。

“看过了，”脸色苍白的安娜喃喃地答道。

建筑师太太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她的结实的胸脯在长袍底下起伏着。她把安娜昨天洗过的食具用手摸摸，然后瞧瞧自己的手指上有没有油腻。随后，她拉开又关上食橱的抽屉，看看灶头上的开关旋开多少，煤气烧得可合度。

“清洁比什么都重要，安娜，”她说道，“在我们这里，在布拉格，什么东西都不能打开放着，这里不比你们乡下：煤烟和灰尘很快就会积起来。现在，你马上把早饭给老爷端去；我会指点你怎样做的。九点钟光景，到小姐那儿去看看——问问她想什么时候吃早饭。要是她还想睡的话，不要弄醒她，走路轻一点。”

接着，女主人就转到最主要的话题上来了；

“那么，你已经看过不懂事的姑娘们被人勾引的故事了，”建筑师太太装出一本正经的脸色，“要小心，安娜，要小心啊！你年纪轻，现在我预先警告你，这是我对你母亲应尽的义务。就在我们邻近，我们隔壁那一座房子里，也出过这样的事。后来，那姑娘就伤心得投河自尽了。诱拐她的人判了两年刑，并且结果还发现他已经第八次犯罪了。别跟我们这所房子里的仆人们打交道，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总之，最好跟谁都不要多罗唆。星期天吃过中饭你可以上教堂去，要是你喜欢看书的话，我们有着很多好书。最好还是坐在家里！那样你就不会出什么事了。这对你是有好处的。我会教给你很多东西，不但是家务——这是当然的事情，——同时还教你学文雅的举止。要找到象我们家那样的好地方是不容易的：老爷是出名的建筑师，我出身官宦门第。我的父亲从前做过市长。我谈这些并不是为了替自己吹嘘，而只是为了要你明白你是在怎么样的人家干活。你很快就会知道我的为人。我是慈善协会‘捷克之心’的副主席，在我，没有比行善更使我高兴的了。我爱人类，同时为了善良的人们爱我而自傲。要是你安份守己的话，我也会喜欢你的。你会呆在我们这里，就象呆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不喜欢换佣人，所以要是你肯听话、肯勤勤恳恳干活，你呆在我们这儿就再好没有了。”

这些话语对于熬受苦难的安娜的心灵就象香油一般。这种轻松而使人快慰的感觉她早已熟悉了：在家乡，在彼格尔齐莫夫教堂里布道的当儿，牧师把那盛着滚烫的树脂的锅子以及地狱里其他可怕的情状描绘完了以后，就在教区居民的眼前开启了天幕，在天幕后面，天堂在照耀着，人们可以听到天使的歌唱。此刻，安娜知道了，在布拉格不仅存在着那凡是行为不端和轻率的女仆都会堕落进去的有铁桶和赤热的炉子的地狱，并且还存在着

着为勤劳和顺从的女仆们所设的永生的天堂。

“你明白了我的话，安娜，是不是？”太太温和地说，接着，用了较严厉的口气补充说：“要听话，不要去结交朋友。也不要跟那个看门女人往来。”

“不会的，太太，不会的！”怀着真诚的感激之情的安娜答道。

“好，那就对了！”建筑师太太说道，“可是已经七点啦，老爷马上就得起床了。快去买面包。面包铺就在隔壁那所房子里。说你是我们差去的，他们会给你所需要的一切。”

太太的警告完全是正确的，最近几天来，安娜已经深深地相信这个了。布拉格好似一所魔鬼的磨坊，它不停地旋转着，磨碾着，发出轧轧的声音。在这首都，每个人都会感到头晕，这儿的全部诱惑物只会给人带来苦恼。譬如说，你出神地瞪着在伐兹拉夫广场行进的一些巨大的广告瓶子，在瓶的下端移动着穿着裤子的双腿——这不过是一种玩意儿，使你看了不禁会噗哧一声笑出来！——可是，突然间，不知哪一个行人差点儿就会把你撞倒。当你站在橱窗旁边欣赏那穿着几乎长到膝盖的豪华胸衣的美艳而栩栩如生的人体模型时——突然就会有人把你手里装着土豆子的提包撞翻，而你只得在人行道上路人的脚下把它们捡起来。当你在大街上躲开一辆电车的当儿，保准就会有一辆汽车在你背后呜呜地大叫起来，你在这惊惶失措的当儿就会险些儿滚到迎面推来的小车底下。要是你听见：“瞎了眼吗？你这蠢货！”你心里还会高兴不曾碰上更坏的事情呢。太太的话不错：最好呆在家里。

而且，要是在仁慈的太太家里吃得饱、过得无忧无虑的话，干吗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呢。安娜吃的差不多跟主人们一样，而活儿的繁重也并不使她害怕——在家乡，她习惯于更艰苦的劳动。